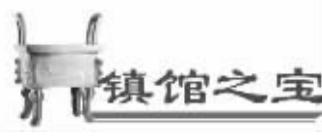


文艺吹来现实的风

透过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从中寻觅前行的力量，这正是我们怀揣梦想奔向希望的原初动力，也是影视剧作品应该传递的正能量



胡适墨宝

努力做徽骆驼

□ 江志伟

逐梦路上：走着走着就想跑了

□ 李万祥



根据路遥原著改编的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首播已经结束，可是，由此引发的关于文学名著改编翻拍的话题并没有结束。在各种偶像剧、各色雷人剧“刷屏”的当下，一部充满现实主义风格和传统生活内容的电视剧逆袭而来，一枝独秀，吸引并感动了无数观众。

此次路遥经典作品再现荧屏，观众也是反响不一。有人认为该剧高度还原了原著场景，也有人对大量的旁白表示反感。剧中的偶像面孔让不少观众大呼太“出戏”，认为主演颜值过高。可是，主人公孙少安、孙少平对抗苦难的奋斗历程，仍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。在追求市场与商业价值的影视剧中大潮中，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以其精神价值产生了不平凡的回响。

真诚再现

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曾获茅盾文学奖，以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，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，全景展现了当时的城乡生活和社会生态，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的苦难历程和奋斗精神。

“还没来得及感动，就读不下去了”，“感觉就是慢，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，一点意外也没有，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”。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起初并不被看好。那个年代的青年，更崇尚标新立异的意识流之类的现代主义小说，喜欢反思、寻根、启蒙，仿佛喘口气都是在浪费时间。于是，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由于“传统”而被冷落。

然而，时过境迁，当变化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，不变的东西就越来越显得珍贵。在日新月异的今天，那些传统的东西反而成为宝贝。就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而言，其沉淀于生活的阅历和负载历史的回望，为驱动梦想向前注入了不凡动力。

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要改编名著，难度也可想而知。看过小说的观众会发现，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高度还原了原著。甚至有人说该剧与原著有着95%的重合度。较为明显的是，剧中大量的旁白都选自原文。据该剧导演毛卫宁介绍，采用旁白既是为了交代背景，也是为了让观众能重温到当年听广播剧的感觉。

其实，只有充分尊重经典，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。所谓名著，它一定是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，一定蕴含着能够被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认可的价值。所以，文学经典的改编翻拍就必须牢牢把握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对原著精髓的尊重。

然而，忠实于原著又刷新原著，才见得改编功力。该剧第一出品方、上海尚世影业总经理陈思勤就表示“绝不乱改，但绝不是不改”。

在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中，原著悲剧灰色结局以温情收场，颇暖人心，剧中重点

精雕细琢

在“注意力经济”时代，收视率是衡量电视剧市场效果的重要指标。随着剧情的深入和口碑传播，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在收视率的表现上呈现出“低开高走”的趋势。据统计，该剧在北京卫视北京地区平均收视率达4.01%，34城市0.76%，在全国省级卫视名列前十。

其实，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在网络世界更受欢迎。据统计，《平凡的世界》以每天新增400多万人次点击量的速度，始终高居3月乐视网热播榜首。截至3月31日，乐视网独家网络播出的点播量就达到3.6亿人次。

网民的反应说明，在互联网时代，名著改编只要结合时代趋势和观众观赏心理变

化，找到作品的共有精神内核，就能实现传播的倍增效应。

叫好又叫座的背后，则是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制作团队的精雕细琢。从买下《平凡的世界》的电视剧改编权，到文学创作、立项、组建拍摄团队、杀青，历时9年，斥资1.2个亿，制作团队为观众打造出了一个黄土纷飞、人情冷暖又充满生机的世界。据说，仅剧本打磨就超过5年。温豪杰还一度用“战战兢兢”来描述自己的创作状态。可见，在影视商业化的浪潮之下，该剧并非一部工业流水线中生产的电视剧，尽管有的场景并不那么写实。该剧总制作人李娜说得好：“如果仅仅是为了钱、为了收视率，没有必要投资这个项目”。

纵观影视业的发展，傍“名著”，搭“名著”便车往往成为其实现盈利的一种途径。近年来，影视剧的“翻拍风”尤其引人注目。“铜钱头”的林黛玉、“妩媚”的曹操、“清纯”的潘金莲和“阿凡达”造型的孙悟空等惹来争议不断，经典旧版依然是一座难以超越的大山。

其实，不管是翻拍，还是改编，对于经典，不仅需要尊重就足够了，更要体现在对细节和剧情的精雕细琢上。正如路遥在他的小说中写道：“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时，思想就会从生活的琐碎中得到升华。”对影视剧细节和剧情进行精雕细琢，

其所收获的将不只是收视率、点击量和票房，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成为“经典的经典”。

延续经典

文学名著的改编翻拍向来备受关注。仅就中国现当代小说而言，从多年前的《围城》《四世同堂》《骆驼祥子》，到这几年的《白鹿原》《红高粱》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一批有分量的文学作品被搬上荧屏、银幕。文学作品“触电”，影响几何？在市场与文艺追求之间怎样抉择？如何更好地将文学名著改编为影视剧？仁者见仁。

经典名著在不断传播和演绎中得以永驻。文学名著“触电”符合现代社会视觉化的审美需要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扩大了文学名著的影响力，而且让名著“看得见”，更深入人心。

虽无法统计小说读者现在有多少，但若通过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让更多的人关注或者再次关注路遥和他的作品，无疑是令人欣慰的。

不过，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还是令人耳目一新。看过该剧后，很多人都发感慨：如果当年从小说中看到更多的是对抗苦难的奋斗、改变，那么今天看到更多的则是平凡世界的价值。说实话，该剧让人感动的，正是那在平凡中孕育生长的坚强力量。

我们知道，脚踩坚实的黄土地，是路遥创作的基础。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的价值核心就是奋斗，是向苦难向命运挑战。而苦难又离不开苦难中的人和事。苦难越是沉重，对抗苦难之人的品行和人格魅力就越足，对苦难之事的情节和发展就越能感染人。这在电视剧主人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该剧导演毛卫宁认为，名著的翻拍是对当年经典的一种新的理解。这次翻拍，就是希望通过这部经典所反映出来的人物和人物的精神来对比当下，通过二三十年前的小说反思今天的生存环境。

不错，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更强调原书精神作用的艺术再现。小说原著对“60后”“70后”的影响很大，通过改编之后，它的影响力将延伸到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。

透过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体味个人的苦难，进而体味民族国家的苦难，在对抗苦难中寻觅前行的力量，这正是我们怀揣梦想奔向希望的原初动力。有了这一动力，我们在逐梦路上走着走着，就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想跑了。



名人“被出书”，尴尬了谁？

□ 周慧虹

这个时代，但凡是个名人，似乎就逃脱不了“被”的命运——被娱记追逐、被大众围观，即使在图书出版这个“雅事”上，仍不免身不由己陷于“被”境遇。《近观马云》、《马云给年轻人的人生规划课》、《马云营销课》、《做马云这样的男人》……数据显示，仅2014年，与马云相关的图书就有58本，相当于平均每个月至少有4本马云相关的图书同时上市。岂止马云，像史玉柱、杨澜、赵本山等都曾“被出书”。

这些“被”出版的名人图书，其中许多连名人自己都觉得奇怪，搞不清楚如此模像样的书究竟是如何来的。其实，据出版业内部人士透露，一些所谓的名人传记，名人谈创业、励志等图书，整个成书过程靠的不过是“攒”。也就是说，通常由出版社找一个作者或者一个工作室，根据网上

的内容资料剪切、复制、编辑，从而形成一本书。行业内精通此行的枪手，15天就能弄出一本，而且大部分都被出版社一次性买断，价格极低。

如此名人“被出书”，表面上看，它使得出版商走了“捷径”，加快了图书出版周期，在促使其尽可能获利的同时，也“丰富”了图书出版市场，为关注名人的读者提供了更多阅读选择。然而，事实上，其中透射出多重尴尬意味。

名人“被出书”，令名人处境尴尬。即使这些书中，描绘的尽是名人光鲜的一面，但由于编书过程中的道听途说、东拼西凑，所以，书中所述未必合乎事实，也未必符合名人本人的真实意愿。正如马云所说，“我也很讨厌机场书架里摆的马云谈创业、马云励志等书。至少我觉得自己不是所谓励

志的人，我们只是很有运气走到现在”。

名人“被出书”，也令出版与阅读处境尴尬。当出版商缺乏严谨的出版态度，仅靠“攒”功来玩转市场时，很难说，他们能够做到不以讹传讹，能够真正把有用的东西传递给读者，能够使所出版图书切实经得起时间检验；也很难说，出版商如此所为不会令读者不感到眼花缭乱，不会使读者不产生阅读倦怠与失望。

可以说，名人“被出书”，加剧了图书出版的混乱，毁坏了这类图书的口碑，既易扭曲名人的本真形象，也容易导致读者阅读的无所适从，同时，还不免使相关出版社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愈见其轻。

当今，出版泛滥而阅读稀缺，为使名人借助出版渠道更好地发挥其正能量，带动更多读者在有效阅读中获益，希望名人珍

惜其“羽翼”，对于与己相关名不符实的图书，主动拿起法律武器维权；希望读者在擦亮眼睛选择图书的同时，对于那些以名人噱头“攒”就的质量低劣之作，在充分交流、广泛揭露基础上，自觉抵制，使之失去市场。当然，更希望出版社皆能保持清醒认识，努力回归职业道德本位，以“精出版”对抗业内流俗，在赢得自身出版威望的同时，也为树立行业整体形象助力。

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范

责任编辑 敦蓉 梁婧

邮箱 jjrbzmzk@163.com

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的胡适故居里，陈列着胡适书信手稿、胡适著作手稿等诸多胡适文物，其中最为引人关注而且故事最多的，则要数高挂于故居右厢房板壁上的“努力做徽骆驼”这件胡适墨宝了。

这件“努力做徽骆驼”胡适墨宝，装裱成长方形卷轴，长约100毫米，宽约50毫米，安徽宣纸书写，金黄云纹锦裱。墨宝文字除了“努力做徽骆驼”主要内容之外，还有“胡适”的签名落款。字体是人们所熟知的胡适先生一贯坚持的工整楷书，入规入矩不失浩然文气，苍劲有力间闪烁殷殷情怀；“努力”之“力”字力透纸背，“骆驼”铃声至今犹悬在耳。

这幅字，是胡适先生1953年1月10日在台湾书赠“台北绩溪旅台同乡会”的即兴题词，是他勉励同乡的嘉言，意在告诉绩溪同乡人，要发挥徽州人吃苦耐劳的“徽骆驼”精神，提醒他们，不要忘记徽州绩溪的老家。正如胡适自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我是安徽徽州人”那样，直到1962年2月24日病逝台湾前夕，胡适仍然坚持用绩溪方言读书吟诗，不忘“我是安徽徽州人”。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辞海》中对“徽骆驼”的释义是：“徽州不产骆驼，此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、宁死不屈之性格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末清初，金声（字正希）抗清被俘于绩溪丛山关，他密令部属退守皖、浙边界的荆州山区，利用地形，封锁四岭，不降异族，要做徽骆驼，意为不畏艰难，不怕牺牲，任劳任怨，跋涉不止的精神。徽骆驼之名由此不胫而走。”人们说：其实胡适就是一头在学海跋涉的“徽骆驼”，正是徽骆驼精神和现代文明的融合，才造就了“集35个博士头衔于一身”的胡适传奇。

当年胡适之所以产生“努力做徽骆驼”的感触，是有原因的。有资料显示，1949年，胡适和绩溪老乡、台北市绩溪旅台同乡会创办人胡鍾吾相继去了台湾。胡适安顿好家眷即去美国讲学，胡鍾吾则联络乡亲，组建“绩溪旅台同乡会”。1952年10月，胡适回到台湾讲学。1953年1月3日，旅台绩溪同乡，在台北市召开绩溪旅台同乡会筹备会，商定于1月10日在台北市泉州街铁路饭店举行茶会，欢迎胡适讲学，并祝贺其62岁生日。当时到会祝寿的乡亲有52人，大家身居异地，乡音未改，首次聚会，又有从异国他乡回来的胡适参加，格外亲热。席间，乡亲恳请胡适题字以为纪念，胡适下笔前以徽州话自言自语：“写些什么好呢？”引起哄堂欢笑。略思片刻，胡适即兴趣写了“努力做徽骆驼”六个大字，和绩溪乡亲共勉，并殷切叮咛到会同乡“要坚守徽骆驼、绩溪牛勤劳坚忍的本色”。随后，“台北市绩溪旅台同乡会”正式成立，胡鍾吾等人将胡适题写的墨宝复制精裱成锦轴，分发全体旅台同乡，作为本会的精神标志。绩溪胡适故居里的这件“努力做徽骆驼”胡适墨宝，就是“台北市绩溪旅台同乡会”赠送的。

与这件“努力做徽骆驼”胡适墨宝相关的故事还有：早在1945年，胡适就为江苏溧阳的新安同乡会题写过“我们是徽骆驼”的条幅；1946年秋，胡适在南京徽州会馆，又曾题写过“我们是徽骆驼”六个大字；而在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之后，蒋介石为胡适书写的挽联“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；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”，其横批，就是胡适自己的“努力做徽骆驼”；而在“当年古徽州，今日黄山市”的黄山市中心城区的国大广场上，就有着一座名为“徽骆驼”的大型雕塑。最新的一则是，2010年3月在绩溪开拍的30集电视剧的名字，就叫做《徽骆驼》。